

# 荷润江南

□鲍安顺

江南的雨，就要降临了。空气中似乎挟带丝丝凉意，几只紫燕低迷飞翔，划过了荷塘上空的紧张气氛。飘落的小雨，下了起来，疏密有致，雨丝如织，被风吹得如斜斜的琴弦。那是江南的一场及时雨，也是雨中观荷的最佳时光。

老家有回廊，在雨天斜倚着回廊观荷，实在是令人回味无穷。那江南雨中的荷，依稀是有佛性的，它有修行的花，禅意的叶，玄妙的枝。我喜欢江南的雨中之荷，就是因为这份禅性执迷，心意的执着。

雨中的荷花，是动态的，像一朵朵盛开的灵动的灯，在眼际闪闪烁烁，在感觉里忽明忽暗，在思绪里缠绵悱恻，密布着生命的风情。那花很柔弱，也很坚韧，是风雨中的景致，拥有风雨中的洒脱与自信——迷彩地绽放，落莫地自持，无奈又从容，淡定也失落。

雨点打着荷叶，叶子凹下的窝里，还弯曲的叶面上，滚动的水珠在跳跃，在激情澎湃，在雨打芭蕉似的歌唱。在雨中，尤其是雨停歇后，那如翡翠玉盘般的荷叶上，盛着一颗颗如透明珍珠一般的雨水珠，煞是可爱。那时的荷叶极美，像丰韵的伞，似妖娆体态的舞蹈，藏着诗意，显着

## 初秋思绪

□宋殿儒

季节的转换，其实也是一种不言的告别。一阵凉风吹来，一个繁华而热情似火的季节就悄然改变了气势，变得格外的温柔、清切。“我言秋日胜春朝”也许给诗人映像的就是这个时段。我们都愿意叫它初秋，也和初春、初夏、初冬一样，都带着了最为鲜嫩的“初情”与“初试”的朝露。

大自然原本是一个最公允的哲人。我们没理由去幽怨哪一个是好，哪一个坏。更不可以偏带全，最初的风采也绝不可视为整个的模样。但是，每个季节都有自己不可改变的“核”。比如春天的温暖，夏天的火热，秋天的萧杀，冬天的苦寒，都是季节的“核”。在季节的“核”里，也恒定有大自然赋予存在的理由。春天里万物生机勃勃，那是大自然为了赋予那个残酷冬天的期望成为现实；夏天的火热与旺盛，那是大自然为了让温暖美好的春天更加活泼，长成大人，成就花开万朵孕育硕果的局面；秋天的凉爽和后来的无情与萧杀，都是大自然为了春夏的灿烂与繁华成为硕果，成为生命轮回中的传人和希望。唯独让人漫骂的冬天，好像是大自然不好解释的一个误区。其实，我们应该用哲人的目光来对待冬季。冬季虽然让春夏秋三季地表的万物和生命全都处于死亡或睡眠，然而它却无声的在给予了万物物生不息的坚持和力量。没有冬天的残酷，也许就没万物的春天那个勃勃生机的景象。

我们人和大自然的四季一样，一生都要经过春夏秋冬的自然轮回。是人生的不顺和苦难给予了我们人生步入春天的信心和力量，是我们那热情似火的夏天般的努力，才使我们顺利地在秋天的金黄大地上结出了丰硕的人生之果。

初秋的到来是温和爽人的，它不会大变更前的浓绿和花儿的模样，然而再往下走，秋天的面孔可能就大不一样；初春的到来有时并不是温和的，甚至还很凛冽的寒冷，但在往后去，就变得异常温暖；初夏的气势也是很温和的，但是再往后去，就会火热的让万物不堪忍受；而初冬则不怎么冷峻严酷，可是再往后去，那就冰天雪地地让一切生命渴望温暖。这就是时光最初和生命最初的气势和状态。特别是时光的最初，它不会给万物生命无限的热情和奔放，相反也不会给万物生命永久的萧杀于严酷。它是位公平的哲人，总会给予强者以尊严与福祉。

在大自然一年的四季里，最值得一说的就是秋天。秋天从火热中走来，并恩施一把凉爽的蒲扇，但从中秋开始，它就会拿出剪刀，毫不客气地“咔嚓咔嚓”剪掉满世界的浓绿与花彩，让这个世界成为落英缤纷、残红遍地的寂寥世界。尔后，再望后去，它会顶着一派骂声再给满世界的落红撒上一层苦霜，让春夏两季的热情彻底完结成为一把干尸。说来，这个秋天是大自然最残忍的一个了，可是当我们发现，被秋风剪刀剪去绿意的万物的枝头红澄澄黄澄澄地跳出了果儿的时候，我们才会突然惊呼，原来秋天的残忍无情却是为了给予硕果和收获，成就春夏两季的那个“春华秋实”的梦想。

我们做孩子的时候，总是厌倦甚至怨恨父母的唠叨和老师的严谨，可是每当我们在父母们的唠叨与老师的严厉中成就人生梦想的时候，才会忽然发现，我们成功的力量和希望原来是那些总被我们怨恨的人所给予的。遗憾的是，往往我们的人生成为硕果累累的秋季，而背后的父母和师长们却将生命喻喻到了残酷的冬季了。

秋天来了，初秋异常的凉爽，可是接下来它会变得无情的萧杀，而我们决不能为最初凉爽而惬意，最后的萧杀而愤然。我们更不能因为父母和师长对我们的童年的溺爱，和青少年时期的严厉，而改变亲情的看待，我们最初的温暖是最后的严酷养育出来的，没有后来，就没有最初。时光哲人是辩证的，也是轮回的。时光消失的只是年号，增添的也是个年号，而永存的却是我们最初到最后轮回不朽的生命。

万物生命轮回的过程，其实也是不断感恩的过程。尽管我们没有在意，然而它们的确无时无刻地在发生着。植物为了感恩大自然的四季轮回，就悟出了适宜四季时光的生存能力，把自己活得尽可能肥硕，传宗接代，让大地四季变换着本色的风景；而动物们则为了感恩大自然的给予，则拼发出“适者生存”的生存法则，在大自然的四季轮回中新火相传，生生不息地开垦了现代文明的最初和未来……

聆听时语，读懂四季，平常心地走，辩证法地看，完好的走好自己的人生的最初和未来，坚守每一个季的温馨与严酷，灿烂与辉煌，才是我们最端正的处世态度。

风韵，摇曳中跳跃着轻盈与快乐。江南的雨中心叶，凝视它，仿佛在凝视天宫池里的仙境迷踪。

莲枝在雨中也是风景，托起了叶与荷花。那婷婷的模样是纤细的，那姿态的柔曼是动人的，那身影的玄妙是醉心的。庆幸这雨中，有它举着一池风荷，举着细密的雨打着的喧闹世界，举着荷塘激越的声音中起起落落的伤感与孤傲，寂寥与超脱。莲枝是有牺牲精神的，不闻庙堂之高的虚无风雅，不慕超凡脱俗的灵魂飞升，不求佛性修行的是是非非。它是雨中的玄妙精灵，所有荷的摇摆舞蹈，完全赖它所赐，如同雨点滋润着荷花，仿佛轻风抚慰着荷叶，那江南荷塘的娇艳欲滴与风雨人情，似乎都与它有关。

在雨中，江南之荷在四野白茫茫的雨雾笼罩中，伴着雨的脚步声，伴着偶尔传来几声浑耳的雷鸣声，依然那么镇静安然，动中取静。雨中赏荷，那荷似乎疯了、癫了、痴了，也让我变傻了。那磅礴大雨中的荷，是疯了，满荷塘的缤纷乱舞，目不暇接，万马齐喑。还有朦胧细雨中的荷，痴了的样子，如影随形，如梦初醒。而在缠绵微雨中，那荷是痴了了，正如我感觉自己就是恍惚小雨中傻了的人，意醉情迷，莫衷一是。

## 眼疾

(小小小说)

□何荣芳

外貌上唯一让我自信的是我的眼睛，扁平的脸上因为有了它的灵动而变得和谐。木讷的表情因为有了它的清澈而显得生动。姑娘我一直指望它钓到心仪的异性，嫁个如意的郎君。但是，它最近出问题了。

起先有障碍感，不适感，继而如同嵌入了一粒沙子，插进了一根锋芒。我看东西时，眼睛扯我的后脑；我和人打招呼时，它突然荒腔走调地搞怪。我揉它，洗它，给它奉上珍珠明目滴眼液，我用尽我的常识，对它使出所有的招数，还是无济于事。

那天上班路过弄堂的一家小诊所，我一头就扎了进去。一位童颜鹤发的男人在躺椅里逍遥地看书。看样子是一位在家颐养天年又想发挥余热退休医生。

他听完我张牙舞爪地叙述，颌首，微笑，慢悠悠地站起身，指指一张旧凳子叫我对窗坐下，一言不发地拨我的脑袋，翻我的眼皮。又一言不发地转身从药水瓶里抽出一把大镊子。我听到金属磕碰的声音，心里陡然一紧；他有没有行医资格证？他是不是眼科医生？他会不会毁掉我的眼睛？当他再次站到我身边拨我的头时，我腾地站了起来，挡开了他的手臂，夺路而逃。我不能把眼睛交给一个游医，就像我不能把孩子交给一个陌生人。我听到身后他无奈地叹息。

公立医院人满为患，挂号处排着一排排长长的队伍，诊室内还是排着长长的队伍。方脸的女医生冷漠着一张更年期的脸，连一句多余的话也不想说。她随便地扒扒我前面那位老大爷的眼皮，如同扒拉着一张垃圾袋，然后就在处方纸上刷刷地开药，刷刷地写了满满两张纸。我想象着为了对付这只怪怪的眼睛，我要吞下一大袋子药就泄了心劲，犹豫再三，我还是溜之大吉。

在工作地点熬了半天，我还是向老板请了假，去了市内一家有名的私立医院。

“您哪里不好？”接待我的是一位漂亮的小伙子，很亲和地笑着，我以为我遇到了一位熟人。

“眼睛难受。”

“您坐这边来，我给您看看。”

他让我坐在一架仪器前，让我把下巴搁在一个托子里。他轻柔地翻开我的眼皮，家常似的聊着。

“很痛吧？”  
“是哩。”  
“长了一个结石。要动手术。”  
我一听要动手术，差点跳了起来。  
“别紧张别紧张。有病一定要治啊，你看你这颗结石已经导致巩膜炎，泪囊炎，玻璃体病变。如果不及时治疗，很快就会导致视网膜脱落。”  
我浑身颤抖起来。我有限的常识里，还是储备了“视网膜脱落”的概念。也就是说，我现在的眼疾有可能导致我将在漫漫长夜中摸索。  
“要住院吗？”我战战兢兢地问。  
“当然要住院！”  
“我没有带够钱。”  
“银行卡呢？”  
“没有银行卡。”  
“你带多少交多少吧，回头叫你家属送来。”  
我一个打工妹，家人都在千里之外哩。  
我失魂落魄地走在筹钱的路，上，眼睛受了风的刺激，突然痛得泪水涟涟。四顾茫然，不意中一家社区诊所的牌子落入了眼帘，我病急乱投医地钻了进去。  
男医生在看报纸，女医生在看电脑。我向他们求助，蹩脚的普通话夹杂着笨拙的手势。男的和蔼地拒绝：我们这里没有设备啊，你还是去大医院看看吧。女医生见我一脸的痛苦，忙起身走过来，“我看看。”  
然后她拿了一个小镊子，在我眼睑上动了一下。  
“好了。”她说。  
我使劲地眨眼，使劲地转动眼珠，使劲地睁开眼睛到处看。噢，好了！  
“我怎么了？”  
“有一根倒睫毛，已经拔掉了。”  
“多少钱？”  
“不要钱。如果你怕感染，可以买一盒红霉素软膏，一块钱。”  
我走出诊所，狠劲地使唤着我的眼睛，不痛了，无碍了，好像像刚刚出炉的新货。啊！我长出一口气。  
世界多么明亮，但是，我的眼睛里为什么多了一份忧伤？

## 小城的初秋

□陈之昌

小城初秋，别有一番独特韵味，它的多情、悱恻、缠绵，还有一些藕断丝连的牵挂。

我居住的小城是一个典型的江南水乡，城区的天井湖的秋天，有小桥流水韵味，又有落叶飘飞诗意。从烧烤模式下盛夏到如今凉爽初秋，一阵阵惠风拂面，仿佛有三月小阳春的感觉。长江上船舶汽笛声声，这样秋高气爽的日子，双休日，我们一家三口可以远离城市繁华和喧嚣，漫步到郊外原野，那里有一朵朵不知名金黄的野花，还有成熟的稻黍一片，看高旷的蓝天，绵白的云朵，仰面朝天，看云卷云舒，听潺潺的溪流之声不绝于耳，感受那“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田野美景，领略小城初秋的靓丽和成熟之美，感悟那一段秋日美好的幸福时光。

一场秋雨一场寒，秋雨说来就来，人们纷纷穿上心仪的秋衣，小城的秋雨丝细如牛毛，像剪不断的丝，缠缠绵绵，密

## 花语人生

□万春来

一棵灿烂的花朵，它的内心孕育了许多酸甜苦辣和喜怒哀乐磨难。有了阳光的照射与雨露的滋润，再加上生活中苦尽甘来的过程，它便就拥有了命运中不折不扣、乘风破浪的辉煌色彩。

一个人的成长过程是漫长的，又是曲折的。这就注定了我们必须去迎接烈日炎炎的到来，去欢送冰封山川后的蓬勃生机。这又是如何的一个跋涉之途？它内包含了无数崎岖不平的道路，坎坎坷坷的奇山险水，更少不了许多无奈、空寂的足音。

生活如同扬帆。你可能遇上狂风骇浪，也可能碰到暗礁险滩，随时都有可能沉入海底的那一刻。不论你如何血气方刚，也无论怎样风华正茂，艰难与矛盾始终滋生于你成长的道边。一粒种子洒在田地里，它会选择适合自己的生长环境发芽开花结果，染出一片灿烂艳阳天；如果把它种在花盆里，那么它的未来永远是“井底之蛙”了。因为它少了阳光的亲吻，少了艰辛与磨难的抚摸，亦无迎接苦难日子到来的信心与决心。没有了这些，便缺少生活的味道，那它充其量也只是单调地生长，不知泪水的温馨，更不懂汗水的幸福与魅力。

我们都生活在一片蓝天之下，茁壮于一片朝阳之中，也

## 高光明国画作品小辑

